

#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原先的理论了吗?

陈学明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后所写的7篇序言、恩格斯1886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美国出版时所写的“美国版附录”、恩格斯于逝世前5个月为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是被一些人用来论证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原先的理论和信仰、从共产主义者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依据。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原著,我们却丝毫看不出他们晚年背离原先的立场、观点的迹象。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晚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论,那么以此为理由主张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也是极其错误和必须坚决反对的。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信仰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10-0005-08

不知从何时起,国内一些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变为了主要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名义来进行,他们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自己原先的理论作出了重大修正,这些修正足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转而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已放弃了自己的理论,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必要坚持它呢?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名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这确实颇能迷惑人,故有必要加以澄清。这涉及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献的理解,因而我们也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献的研究来加以澄清。

—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推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后来《宣言》不断再版,不过他们再未对这一经典文献的正文作过任何修改。但是,在1872—1893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为《宣言》的不同版本先后写过7篇序言。前两篇序言是他们二人合写,从第3篇开始,由于马克思“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sup>[1](P9)</sup>,而只能由恩格斯一人撰写。有些人就以这7篇序言为依据,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宣言》的作者本人后来实际上已放弃了《宣言》的基本理论。我们在此就考察一下这7篇序言,看一看这种观点是不是站得住脚。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7篇序言中

对《宣言》究竟作了一些什么样的修正和说明。

第一,他们对《宣言》中的有些观点作了修改。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时曾经这样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sup>[1](P44)</sup>“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sup>[1](P52)</sup>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尽管没有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但显然已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实践,故不可能对无产阶级究竟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作出具体的说明。1871年的巴黎公社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此作了总结,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sup>[2](P52)</sup>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这一经验十分重要,所以他们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特地指出要用“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这—“实际经验”来修正《宣言》中这—“已经过时”的观点<sup>[1](P6)</sup>。后来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这—修改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sup>[3](P142)</sup>。

第二,他们要求在实际运用《宣言》的原理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指出其中的个别观点已经“不适合”和“过时”<sup>[1](P5)</sup>。《宣言》第2章的结尾提出过共产主义革命必须采

取的10条措施,他们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那些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sup>[1][P5]</sup>。他们曾在《宣言》中对一些社会主义文献提出批判,而在这篇序言中则坦率地承认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sup>[1][P6]</sup>。《宣言》的第4章曾论述了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派的态度,然而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又特别指出,这一论述“虽然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sup>[1][P6]</sup>。

第三,他们对《宣言》中个别表述不够准确的地方作了完善。《宣言》第1章的第一句话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表述显然是不确切的。恩格斯在1883年的德文版序言中,于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括注“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sup>[1][P9]</sup>。在1888年《宣言》英文版的正文中,恩格斯特地在“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后面加了这样一个脚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sup>[1][P31]</sup>经过这样的补充,原文中的表述就变得更加准确,更加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四,他们把依据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而获得的新的理论成果补充进《宣言》之中。《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非常关心俄国的革命运动。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在阐述俄国应如何根据《宣言》的基本原理解决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之时,提出了应当怎样看待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他们设问说“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他们给出的回答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1][P8]</sup>马克思恩格斯补充进《宣言》中的这一论断后来为十月革命所完全证实。恩格斯在1892年的波兰文版序言中论述了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波兰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的关系,指出“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恩格斯不仅把波兰的民族独立寄希望于波兰的无产阶级,而且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号召:波兰的这种独立“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sup>[1][P24]</sup>。恩格斯这里所阐述的

波兰无产阶级对于民族独立的历史作用,以及波兰独立对于世界和谐的意义观点,被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从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7篇序言中对《宣言》内容所作的修改、说明和补充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那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可贵的理论创新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词句当成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相反,他们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真理,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sup>[4][P681]</sup>。《宣言》的7篇序言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正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理论的。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7篇序言中对《宣言》的内容所作的这种修改、说明和补充,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从根本上放弃了《宣言》的基本原理?完全不是如此。他们是在坚持《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的变迁和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而作出修改、说明和补充的,可以说,他们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宣言》的基本原理才这样做的。我们还是按照序言的时间顺序,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在7篇序言中,在对《宣言》的内容作出修改、说明和补充的同时,又是怎样反复申明《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以及又是怎样肯定《宣言》的历史作用的——

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宣言》的有些内容已过时因而需要修正的同时,又强调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sup>[1][P5]</sup>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也就是说,他们把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作为《宣言》不可能过时的最重要的原理。他们还说,当《宣言》在19世纪60年代初俄文第一版问世时,西方认为这件事“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而“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sup>[1][P7-8]</sup>。

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概括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

削、压迫和阶级斗争 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sup>[1](P9)</sup>这段话是对《宣言》思想的最确切、最精练的概括,揭示了《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恩格斯不仅认为“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sup>[1](P9)</sup>,而且还向人们表明,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这个基本思想”是不朽的。

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确地把《共产党宣言》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他这样说道“《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sup>[1](P13)</sup>恩格斯还说明了为什么称为《共产党宣言》而不是《社会主义宣言》的缘故,在他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后来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sup>[1](P14)</sup>。恩格斯说“从来没有想到”要抛弃“共产主义”这个名称,这是他与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宣言》的基本原理的最好佐证。

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全部转述了他与马克思最后共同署名的那个序言,即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全部内容。恩格斯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再次肯定“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这一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曾经强调过的《宣言》的基本原理。

在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非常高兴地叙述说“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sup>[1](P23)</sup>。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还论述了《宣言》之所以具有这种效用的原因“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楚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sup>[1](P23)</sup>恩格斯讲得十分清楚,《宣言》的功能就在于能够满足无产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和历史使命的欲望,工业越是发展,无产阶级的这种愿望就越强烈,从而对《宣言》的需求量也就越大。

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根据1848年革命及1848年革命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的实践,高度肯定了《宣言》中所作出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判断。他说道“最近45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就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sup>[1](P26)</sup>恩格斯预言,《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意大利因此而“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sup>[1](P26-27)</sup>。没有对《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坚定信念,怎么可能会如此乐观地展望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前景呢!

我们在7篇序言中委实看不出马克思恩格斯放弃《宣言》基本原理的丝毫痕迹,因此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宣言》基本原理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在每一篇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都结合当时社会经济、革命斗争形势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新变化,对原来的思想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通过序言的形式来坚持和发展《宣言》的思想。

## 二

1842年11月—1844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期间,踏遍这个城市访问了工人居住区,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基于这些材料,恩格斯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86年,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美国出版时,恩格斯为该书写了“美国版附录”,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学派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前段时期国内就有人以这93个中文字等为证,说恩格斯在这里已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这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名篇都否定了,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sup>①</sup>。这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的说法在国内不胫而走。下面我们就来研读一下包括这93个中文字在内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看看恩格斯在这里究竟放弃了什么样的理论,

<sup>①</sup> 参见新辉明《驳“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谬说》(《光明日报》2011年8月29日)的有关引述,以及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一文。

能否就此证明恩格斯已不再具有共产主义信仰。

为准确把握恩格斯的本意,我们不妨把这 93 个中文字的前后与相关文字完整地引述一下。恩格斯写道“用讲英语的读者的本族语言呈现给他们的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都没有什么使他脸红的地方。”<sup>[5] (P292)</sup> 其后他还写道“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 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出现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 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sup>[5] (P297)</sup>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恩格斯所写的这一大段文字。

首先,恩格斯在这里反复强调《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自己 40 多年前写下的,“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书中的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本书“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出现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至于为什么书中的观点还是一种不成熟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当时“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他和马克思还没有将社会主义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

义,他还不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

其次,恩格斯在论述这本书的不成熟的观点时,特别列举了他自己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他自称当时这样来理解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学派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他强调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确实放弃了一种共产主义,但他所放弃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论述的那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把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论述的那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否定说成是对《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否定,是毫无根据的。

再次,恩格斯对自己所放弃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加以解释时,恩格斯把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与他写“美国版附录”时所流行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其要害就是抹杀阶级性,用“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共同利益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之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合作共存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恩格斯特别指出,鼓吹这种所谓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恩格斯在这里把自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种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概括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学派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让我们回顾一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相关论述,以便对恩格斯这一概括有着更真切的了解,他是这样说的“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

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寻找)所赞同。”<sup>[6] [P586-687]</sup>从以上引文字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确实具有超阶级的特征,恩格斯说它“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是有其道理的。

最后,恩格斯在否定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又对自己所坚持的“成熟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了画龙点睛式的论述,这就是93个中文字后面的那句话“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这句话可以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别指望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一起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从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理论转变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科学的理论,而且自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以后,他们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理论。实际上,在恩格斯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不到3年,即在1847年,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超越了那种超阶级的观点,把共产主义表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sup>[7] [P230]</sup>;次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更是这样说道“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视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sup>[1] [P66]</sup>。那些提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是对《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了否定的人,完全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其实,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美国版附录”的随后几年,《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在欧洲都曾一再重版,恩格斯为它们的若干个再版本都作过序。这些序言同样清楚地告诉我们,恩格斯在晚年非但没有放弃这三大名篇的共产主义学说,还一再声明坚持这一学说。比如前边我们已引述过的恩格斯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恩格斯一方面明确地把《宣言》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又重申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下的结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sup>[1] [P14]</sup>这是恩格斯在1888年写下的文字,强调

的是《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怎么可以闭眼不看这一事实,竟然说在1886年恩格斯已放弃了《宣言》的基本理论了?又如,1891年柏林的前进报社要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特地写了《导言》,其中有这样一番话“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sup>[8] [P279]</sup>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在1891年重申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说马克思恩格斯于1886年就已放弃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岂不是无稽之谈?再如,1891年,恩格斯主持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并为这单行本写了序言。恩格斯把《哥达纲领批判》视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称“如果我还延时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犯隐匿罪了”<sup>[8] [P105]</sup>。1891年10月24日,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也对《哥达纲领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表示“感到满意”<sup>[9] [P180]</sup>。如果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已放弃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理论,为什么还会在1891年出版《哥达纲领批判》的单行本并为之作序?又岂能在1891年为该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作用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说来说去,有些人之所以如此不顾文本和历史的真实大肆宣扬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的这93个中文字,就是为了说明恩格斯在晚年已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进一步驳斥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个历史事实。1890年,恩格斯70岁之际,为了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敬意,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学派和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向恩格斯致以生日的祝贺。恩格斯是这样回答这些祝贺信的“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给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sup>[8] [P101]</sup>，“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sup>[8] [P309-310]</sup>。这是70岁的恩格斯所发出的心声,从中丝毫看不出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痕迹,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

事情十分清楚,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是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上否定早期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那些抓住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的93个中文字大做文章的人完全颠倒了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就是说,明明是恩格斯用三大名篇所阐述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否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那93个中文字为主要内容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而他们却偏要说成是恩格斯用那93个中文字为主要内容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否定了三大名篇所阐述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 三

1895年1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出版社经理查·费舍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同意该出版社把马克思1850年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的一组文章印成小册子出版,同时请求恩格斯为这个单行本写一篇导言。恩格斯表示同意,并在1895年3月6日把题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的文章撰写完毕。《导言》写完后不到5个月,恩格斯就去世了。《导言》堪称恩格斯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重要政治论文。在《导言》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词句:“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等等。伯恩斯坦当年就曾以《导言》中的这些话为依据,说恩格斯在晚年已着手“修正”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以《导言》中的这些话为依据,论证恩格斯晚年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民主社会主义阶段,论证恩格斯在晚年实际上已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这里,我们就来认真研读一下恩格斯的《导言》,看看晚年恩格斯是不是已从共产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

必须首先说明的是,恩格斯在1895年3月6日至8月5日逝世这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他本人曾数次强烈地对有人歪曲他的《导言》的基本思想,把他说成力主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这一点表示了不满。而当时有些人之所以利用《导言》把恩格斯说成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说来说去只是因为恩格斯在《导言》里对工人阶级争取和利用普选权给予了肯定。恩格斯确曾赞赏并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认为德国社

会民主党“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sup>[8] (P601)</sup>,同时他也非常赞同“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所说的“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sup>[8] (P602)</sup>。恩格斯还具体列举了选举权对工人阶级的种种好处,并基于这些好处得出结论说:“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sup>[8] (P603)</sup>问题在于,根据恩格斯所有这些肯定利用普选权的话语,我们能否就可以得出恩格斯已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论来?对此,我们必须指出三点:

第一,利用普选权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持有的一个观点,而不是到了晚年才提出来的。如果说因为肯定了利用普选权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正如恩格斯在《导言》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sup>[8] (P602)</sup>这就是说,恩格斯自己也承认,1848年的《宣言》中就有了利用普选权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不仅在《宣言》中肯定对普选权的利用,而且在其它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如马克思1850年就提出:“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sup>[10] (P264)</sup>到了晚年,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对利用普选权有了更高的期待,这也是事实。除了在《导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利用普选权的赞赏外,他在其它场合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如1893年9月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中,恩格斯就讲道:“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的惟一手段。”<sup>[8] (P481)</sup>

第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利用普选权的肯定,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迷恋利用普选权的批评,而且他们在肯定利用普选权时,处处强调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制度局限”和“阶级局限”。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贯穿于他们一生的著作之中,对西方民主

制度的揭露构成了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提出西方的议会制不过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sup>[2] (P57)</sup>，这是马克思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一个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显然，这一表述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认知主要是负面的。恩格斯对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标尺”论，他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sup>[4] (P173—174)</sup>。把普选制作为用以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说明恩格斯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对工人阶级的真正意义并不持乐观态度。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曾明确地说议会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制度局限”和“阶级局限”，从来没有要工人阶级完全认同这一制度。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给保·拉法格写过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所怀有的戒心。他这样写道：“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sup>[4] (P734—735)</sup>。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是由其内容决定的，按其内容来分析，它毫无疑问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对它抱任何幻想，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它来完成。我们还可再看一看恩格斯在《导言》中是如何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的伎俩进行分析的。他揭露说，正当无产阶级政党在积极利用议会民主制度之时，控制议会的资产阶级政要却在“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sup>[8] (P611)</sup>。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当议会民主制度变得对无产阶级有利之时，资产阶级马上会露出真面目，他们会破坏现成的法律，甚至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当然，在恩格斯看来，“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完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sup>[8] (P611)</sup>。恩格斯这里是在正告资产阶级，但同时也是在提醒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要随时会破坏现成的法律，所

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随时准备“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用其它的任何手段对付资产阶级。犹有可言者，《导言》在讲到进行合法斗争时，往往会使用“现在”这个限制词，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只是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才有可行性。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要求恩格斯把“现在”这个限制词去掉，恩格斯知道这个限制词分量很重，删去它就意味着把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变成一个普适的战略，于是坚决予以拒绝。他明确地对这些领导人说：“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sup>[11] (P401)</sup> 恩格斯似乎早已预见到，把“现在”这个限制词去掉，有人就会因此而把他说成是一个力主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而会使自己“蒙受耻辱”。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他没有把这个词删掉，却还是有人要让他“蒙受耻辱”。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利用普选权的同时，从来没有否定过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他们始终坚持合法的改良斗争和暴力革命“两手论”而不是“一手论”。一些学者通过歪曲地引用恩格斯的有关言语，认为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暴力革命持反对态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所引的是恩格斯下述一段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sup>[8] (P595)</sup> 有引者在“1848年的斗争方法”后括注说“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这样一来，恩格斯在这里似乎就把暴力革命作为一种“已经陈旧”的方法否定掉了。问题在于，恩格斯在此作为“已经陈旧”的方法加以否定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指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吗？只要仔细地阅读一下原文就可知道，这是“引者”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强加给恩格斯的。那么，被恩格斯视为“已经陈旧”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恩格斯自己已讲得非常清楚，指的是“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在维也纳”、“1849年在德勒斯顿”的那种方法<sup>[8] (P604)</sup>。恩格斯认为，由于“斗争的条件”“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



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sup>[8] [P603]</sup>。可见恩格斯认为“已经陈旧”而必须加以否定的只是“街垒战”而不是暴力革命，也就是说，恩格斯否定的只是暴力革命中的某种形式而不是暴力革命本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导师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即使在肯定合法斗争之时也再三提醒人们不要放弃暴力的手段。让我们看一下马克思 1872 年 9 月 8 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是怎么说的“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sup>[12] [P179]</sup> 马克思在这里对暴力革命与和平手段之间的关系讲得如此辩证和切合实际，他把暴力视为“我们革命的杠杆”又是何等明确！1879 年，“苏黎世三人团”主张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其主张后气愤地说“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党怎么能容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sup>[2] [P681-685]</sup>。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苏黎世三人团”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是在“纸上”“承认”，“但是在实践中去抹杀、冲淡和削弱”，批评他们一心搞合法斗争，把“最终的大灾难”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sup>[2] [P683]</sup>。这些批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不仅击中了“苏黎世三人团”的要害，而且对当今中国那些热衷于把马克思恩格斯曲解成“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的人也是当头一棒。

当年，恩格斯在写《导言》时，预见到有人会利用《导言》来反对暴力革命，于是他来一个“有言在先”——在《导言》完稿后的第二天，即 1885 年 3 月 8 日，他就致信给前进报出版社经理查·费舍尔说：“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sup>[11] [P401]</sup> 还有什么比此更清楚的语言能反映恩格斯对暴力革

命的态度呢？恩格斯绝对不是一个主张“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人，绝对不会同意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我们怎么可以撇开恩格斯这些明确的语言、明确的态度，片面地来解读这篇被视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的《导言》呢？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后所写的 7 篇序言、恩格斯 1886 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美国出版时所写的“美国版附录”、恩格斯于逝世前 5 个月为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是被一些人用来论证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原先的理论、从共产主义者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依据。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原著，我们却丝毫看不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背离原先的立场、观点的迹象。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晚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论和信仰，那么以此为理由主张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也是极其错误和必须坚决反对的。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列宁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作者简介：陈学明（1947—），男，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裴传永